

◆安庆地理

地图上的“破罡湖”

曹金如

提及安庆地理,人们往往以“背负山,周环水”来概括,因为若以“城”为坐标的话,城之南是长江,城之西是石门湖,城之东则是石塘湖。其实这是我们的认知错误——安庆城区最大的水域,无疑是位于老城东北的破罡湖。

然“破罡湖”并非古地名。1915年刊印的《怀宁县志》上,没有“破罡湖”这个地名。但其卷五“圩坂”附“广济圩图”上有明确标注,其中罗塘洲之西、官桥湖之东、北抵至梅林河那一大片水域,所标注的文字则为“破岗湖”。

细考之,在洪宪元年(1916)二月编纂,同年同月印制的怀宁(安庆)地图(五十万分一)上,“破岗湖”居然无来由地消失了。吴公坝南与北都有水,南片水域紧邻任家店,无名。北边水域标明为石塘湖。石塘湖东为大金渡,继之往东又有新河渡,再过去就是长河与枞阳镇了。任家店沿长江东行,依次为马家窝和洪儿沟。南北相夹的地方,本应是“破罡湖”,但在地图上没有标注出来。试想,长江流经此处,如顽皮儿童握着小拳头往内出击了一下,留下圈型印迹,中间被水紧紧围住的区域,如果是陆地,那理论上就是现在的铜板洲。但其位置、大小,与铜板洲又相差太远。如果是“破罡湖”,为什么又不标明为水域?

与之相对应的是,清末《大东亚舆地图·南京》上,也找不到“破罡湖”的影子。但包括上幅地图在内的两幅地图倒有一个共同点:在现破罡湖之西,与石塘湖相交的位置,均有一个名叫“大金渡”的地方。其实这便是“破罡湖”。

“破罡湖”这片水域无疑是自然存在的,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而已。目前能看到的,至少有三个,除“破罡湖”外,另外两个称谓,一个是“破港湖”,一个是“破岗湖”。

“破港湖”之名最早呈现于大正六年(1917)制版且注有“极秘”字样的“安庆道”地图。与铁板洲一江之隔,安庆城厢东北与大枞阳、小枞阳相接的这一大片水域,在这张地图上分为三片:西南为石塘湖,中间为破港湖,东北为仁塘湖。仁塘湖东北角的小尖,与小枞阳相交。“安庆道”地图为日本军方绘制,这张地图后在昭和七年(1932)增补改版,于当年11月25日发行。地图上,破港湖东为新桥口,至长江,

则是大王庙,对江是太子矶。破港湖的“港”,当然指的是长江水路的港口了。

1915年印行的《怀宁县志》中,虽然没有破港湖的记载,但对应的有“破港山”地名。在简述“张家寨”的文字中,有这样的描述:“在破港山南些许,长枫港水由三墩入,灌田千余亩。”介绍“广泰圩”时,这样写道:“绅王述之、阮南山等嗣于道光六年(1826),请官府由旧圩增广,上起竹墩保之白水洼,下抵下新河。外面沿江直抵下桥河埂,内面横接段家山,迤转历老坟头、汪家山、长山嘴、张家桥,直接桐邑之破港山,下与新河埂合,其时乃名广泰圩。”可想而知,“破港湖”是因“破港山”而得名。《怀宁县志》附“广济圩图”上,“破岗山”是有明确标注的,位置在现破罡湖与长江相通水道(新河口)南。同样的位置,现代谷歌地图与百度地图也有标注,但破岗山之名,则换成了“破山头”。

“破岗湖”称谓的出现,则是在民国十年(1921)测图、二十五年(1936)四月修正、同年十月制版的“安庆城”地图中,安庆城东北的这片水域,相对有些复杂:位于西南的石塘河,在一个叫“丹断埂”的地方向东北突破,经东河、石安寨、石塘口等沟沟汊汊处,最终与破岗湖连成一体。破岗湖在地图上也一分为二,其西为官桥河。昭和十三年(1938)三月与昭和十四年(1939)十二月两次复制的“安庆城”地图,“破岗湖”一名仍继续沿用。

1957年8月绘制的地图上破罡湖与石塘湖是一个大整体,相通处在它的西北端。相比之下,破罡湖辽阔而浩瀚,石塘湖则狭长而逼窄。也正因为如此,地图上的石塘湖,标注为“石塘河”。而破罡湖,则沿用旧名“破岗湖”。湖与江之间有相通的河道,标注为“新河口”。

1987年12月出版的《安徽省安庆市地名录》,“破罡湖”之名正式出现。不过《安徽省安庆市地名录》中的破罡湖,呈现出这样一个混乱景象:东南片为罗塘乡,西南片为长风乡,西北片为大枫乡,东北片则为花山乡。

五年后的1992年10月,安庆规划处编印《安庆市地图》,“破罡湖”称谓正式出现在安庆城区版图上。有关破罡湖的文字如下:

破罡湖位于安庆市东北部,距市区17公里。以湖南端的破罡山得名。东临罗塘乡;西接大枫乡;南至长风乡和白泽湖乡。面积28.7平方公里。为本市辖区内最大的湖泊。它是由大龙山的水、十里冲的水、新河南岸的水,经石塘湖汇聚而成。受控于破罡湖闸和梅林闸。



夏日小品

徐群 摄

◆流年碎影

磨剪子,换糖巴

王汉英

磨剪子的,捎一条长板凳,斜背一个破旧黄军包,包里插着几把剪子和铁丝、粗瓷茶缸,板凳两端分别绑着磨刀石,走三步就吆喝一声。换糖巴的敲鼓圆圆的铁桶,“换糖巴,换糖巴”,吼两声就开张。

磨剪子的,一定得长成中老年人的样子,有几根白发杂染在头发堆里,换糖巴的也是这个模样。

他们总是一前一后地出现在街头或者村尾,像一对孪生兄弟。乡村的狗无论见磨剪子和换糖巴的多少次,还是一窝蜂追过来,追在他们脚边狂吠。

磨剪子的会从地上捡起几个大石块,就势朝狗扔去,狗惨叫一声,吓跑了。换糖巴的轮起肩头的扁担,挥向为首扑来的黑狗,打斗几个回合,狗便败下阵去。他们对付狗都有经验,狗呢,从来讨不到便宜。

听到狗叫,村里的人便知道是磨剪子或者是换糖巴的来了。

他们的摊位都会招来一群人围观。只是磨剪子的世界是成人的,换糖巴的属于小孩。磨剪子的摊前,一次都不会少了大巴家的“烧锅的”(老婆)。大巴是拖板车的,又黑又壮,宽脸,喜欢喝酒。不知道为什么大巴家总有许多把刀和剪子要磨。大巴家“烧锅的”村里人都讲长得丑,她一磨剪子,就被同村的媳妇们在言语上嘲笑。

大巴家“烧锅的”真的丑吗?她的脸黑糙,皱纹松软地堆在眼眶边,她家的房子又黑又矮,村里人背后说她家是挖煤的。村里的妇女一骂人,就拿大巴家“烧锅的”打比方,说你这个人就跟大巴家“烧锅的”一样,被骂的人一听,马上矮了三截。

我每天上学,要经过她家的矮屋前,有时要绕过门前稻床上铺晒的稻子和棉花,看见她在地窖捣米,还见过大巴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拖她出门,她号啕大哭里又有拖音的唱白。但大巴在村里怂得很,凡牵扯到利益不均、承包田地、鸡鸭牛鹅等事情,就由他“烧锅的”出面,撒泼打滚,上吊抹脖子都来一遍,闹得人仰马翻,不敢苛待大巴一家。

七月的一个傍晚,村庄的玉米地,被风吹得“哗哗”响,月亮稀薄的挂在天上,村庄里的灯还没有亮起来,不知道是什么鸟的叫声,“咕……咕”一声一声,让人心慌。我因即将中考放学比其

他班级晚,看天就要黑了,心里紧张,一路小跑到大巴家时,听到舀水的声响,突然就不害怕了。

大巴家也没有亮灯,微微的光线里,大巴烧锅的正坐在门前给女儿洗头。我边走边回头,大巴家屋前种着一大丛好看的美人蕉,正开着黄色的大花,屋檐下是理好码顺的把柴,一条条老布手巾齐齐地摊在上面,还有她们母女俩的笑声……怎么大巴家“烧锅的”不像村里人骂的那样?我觉得她黑黑的眼睛像好看的美人蕉。

每次从她家走过,发现她家柴垛上总会摊晒各样东西,特别是洗得白白的球鞋和鞋带。

大巴家“烧锅的”肯定没有朋友,我猜想剪子和刀就是她的朋友,所以她仔细地磨她的剪子磨她的菜刀。一个人热爱自己劳作的工具,是特别本份又自觉的事。大巴烧锅的脸长得黑,但心里明白。

虽然换糖巴的跟磨剪子的一样忙,可也有不一样。天一擦黑,磨剪子就可以不再磨剪子了,这是磨剪子的规矩。但是换糖巴的不一样,点了灯,还有小孩绕着换糖巴的两个铁桶转。

换糖巴的两个铁桶,一个装着大饼一样的糖巴,一个装着换糖巴的物件。铁桶里什么便宜东西都有,连鸡胗皮,鸭毛鸡毛,都能换,能换糖巴的东西太多。

小孩们简直疯了,拼着被大人打一顿的风险,也要找出家里的牙膏皮,破铜烂铁,布头,旧伞,甚至半截没用完的牙膏也滥竽充数,有把家里新买的整盒钉子偷去换。

一张大饼大的糖巴,从钝角到锐角,一点点缩小。

换糖巴的会在这个圆上切割出百分之一给我们。我们一圈小脑袋差不多撞翻他的铁桶。哦,大巴女儿每次都有许多鸡毛和布头,糖巴的角度比我的大,真叫人羡慕。大巴女儿简直不像大巴家的小孩,白白净净的,头发上还绑着一条手绢缝的大蝴蝶结……“铛”,锤子敲击在切糖巴的钝厚正方形小刀上,一小块锐角糖巴,脆脆地被分离出来。我精心地拿糖纸包着,跑开去。

要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,隔几分钟,便剥开糖纸,先吮吸一下,再小小的咬上一口,一直甜。

真是甜,甜到心底。

